

古人賞荷，不只看風景

荷花，又名芙蕖、水芙蓉。古人云：「已發為芙蕖，未發為菡萏」，菡萏者，即含苞待放之荷。

江蘇蘇州的荷花，從魏晉葑門外的千頃蕩田，到明清拙政園、天平山中的一灣清池，從來不只是風景。它開在花農的蕩田里，也開在文人的畫卷中；被白居易千里攜歸洛陽，也被沈周折入銅壺宴客。花謝花開本屬尋常，但在蘇州，這尋常裡卻疊著千年的舊事與閒情，叫人每一次看見，都覺得這夏日沒有虛度。

千古風荷

在蘇州，人們更願意將荷花的種植與夫差、西施聯繫起來。相傳春秋時期，吳王夫差得西施後，特在蘇州靈巖山築館娃宮，並為其鑿建「玩花池」，池中植四色蓮花，專供賞荷。若此說屬實，這可謂人工砌池栽荷的最早實錄。然而，這一說法暫時找不到任何可靠的文獻佐證。又有傳言稱，吳王得西施後築姑蘇台，游宴其上，姑蘇台便種有荷花；蘇州西山島又有「消夏灣」，相傳亦與西施賞荷有關。李白有詩云：「風動荷花水殿香，姑蘇台上見吳王。西施醉舞嬌無力，笑倚東窗白玉床」，描繪的正是西施與荷花共舞的情形。

傳說雖有待考證，但荷花與蘇州確實結下了久遠的淵源。據清初康熙年間所撰《廣群芳譜》卷四引《吳郡誌》載：

荷花蕩在葑門之外，每年六月廿四日，遊人最盛，畫舫雲集，露韓則千花競笑，舉袂則亂雲出峽，揮扇則星流月映，聞歌則雷輶濤趨，蘇人遊冶之盛，至是日而極矣。

《吳郡誌》原書今已不傳，歷史上名《吳郡記》者有三：晉顧夷撰《吳郡記》一卷，為《隋書·經籍誌》著錄；南朝齊陸道瞻撰《吳郡記》一卷，為《太平御覽·經史圖書綱目》著錄；南朝宋王僧虔撰《吳郡地理記》，亦偶稱《吳郡記》。不知《廣群芳譜》所引《吳郡記》是否即為上述3種之一。如若屬實，那麼這3種《吳郡記》的年代最晚不過南朝宋、齊之間，蘇州六月二十四日賞荷的習俗至少便可追溯至1500多年前。也就是說，大規模的荷花種植在魏晉時期便已出現在蘇州，並引發了賞荷之風，那麼蘇州荷花種植的歷史也可以此為基準，向前追溯至兩漢，甚至更為久遠的春秋戰國時期。

唐代，詩人白居易還與蘇州荷花有過一段不解之緣。白居易曾短暫任職蘇州，雖然任期不久，但江南風物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，直至晚年依然無法忘懷。離開蘇州時，白居易特意將蘇州的白蓮花攜至洛陽栽種。據史

料記載：「洛陽無白蓮花，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，乃始有之。」白居易也常在滿池白蓮中尋覓江南的影子，其詩云：「白藕新花照水開，紅窗小舫信風回。誰教一片江南興，逐我慇懃萬里來。」此時白居易倒是嫌白蓮花「慇懃」了，可當白蓮花遲遲不肯開放時，他又焦急起來，安慰荷花道：「吳中白藕洛中栽，莫戀江南花懶開。萬里攜歸爾知否，紅蕉朱槿不將來。」百花之中，白居易偏偏獨攜白蓮而歸，可見彼時文人對蘇州荷花的青睞。

蘇州的白荷花果真有著般魅力嗎？宋代的筆記小說《北夢瑣言》中載有一則關於蘇州白荷花的故事：

唐中和中，有士人蘇昌遠，居蘇台屬邑。有小莊，去官道十里。吳中水鄉，率多荷芰，忽見一女郎，素衣紅臉，容質絕麗。閱其明悟，若神仙中人。自是與之相狎，以莊為幽會之所。蘇生惑之既甚，嘗以玉環贈之，結慇懃。或一日，見檻前白蓮花開，敷榮殊異，俯而玩之，見花房中有物，細視之，乃所贈玉環也。因折之，其妖遂絕。鬼神無形，必憑於物。精氣所附，非菡萏之能哉！

故事大約發生在白居易任蘇州刺史50餘年之後，一位名為蘇昌遠的士人在蘇州結識了一位宛若神仙的女子，結果卻發現該女子竟是白荷花所化。故事雖當不得真，但白荷花幻化後的女子「容質絕麗」「若神仙中人」，已足見蘇州荷花的魅力，無怪乎白居易千里迢迢也要將其帶回洛陽。

不僅是荷花，蘇州的蓮藕在唐代也頗為著名，曾作為貢品進獻皇帝。據《吳郡誌》載：「蘇州進藕，最上者名傷荷藕。傷荷之名，或雲葉甘為蟲所傷，傷其葉則長其根也。」唐人趙嘏有《秋日吳中觀貢藕》一詩：「野艇幾西東，清冷映碧空。褰衣來水上，捧玉出泥中。葉亂田田綠，蓮余片片紅。微波才入選，就日已生風。御潔玲瓏膳，人懷拔擢功。梯山謾多品，不與世流同。」



▲6月27日，2026年廣州蓮花山荷花季在位於廣東廣州市的蓮花山旅遊區拉開帷幕。圖為山水實景舞台劇。



▲連日來，「府學荷香」荷花市集在浙江杭州孔廟舉行。圖為7月4日，遊客行走在古橋、荷花藝術裝置間。



▲6月17日，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區安西鎮千畝荷塘荷花次第盛放，吸引不少遊人。本版圖片均據中新社

葑門賞荷

在蘇州，荷花是擁有兩個生日的花卉。自明清以降，蘇州花卉種植業大興，花農賴以為生，蘇州遂有「花神廟」「百花生日」之習俗。百花生日舊在3月，花農於此日陳列犧牲，祭祀花神，以求庇佑。蘇州百花自然包含荷花，然荷花卻有自己的專屬生日——農曆六月二十四日。

前已言及，至遲在魏晉時期，蘇州便已有六月二十四日葑門荷花蕩賞荷之俗。從《吳郡記》的描述中不難看出，彼時荷花蕩賞荷的規模已頗為盛大。至明清時期，荷花蕩賞荷更是到了讓蘇人傾城而出的地步，時人稱之為蘇州三大怪事之一。荷花蕩在蘇州葑門之外，據袁景瀾稱：

二十四日為荷花生日。舊俗，競於葑門外荷花蕩觀荷納涼。其地皆窪下田，不能藝禾黍，彌望潢衍，無高堤槁梁亭觀。土人植荷為生息。花年年盛一方，見慣不鮮，行舟過無採者。凡荷、藕惡石，芋惡泥，花葉喜日，故水太深而陰涼者，不能花也。是地蕩田與荷性宜，故植易蕃。

荷花蕩地勢平坦低窪，積水嚴重但日照充足，雖無法種植水稻等農作物，卻為荷花的生長提供了天然環境。「土人植荷為生息」表明此地的荷花應當並非全為野生。至清中後期，荷花蕩觀荷之風似乎有所衰落。顧祿稱：「今數十年來，翠蓋紅衣，零落殆盡。煙波浩渺，剩有小艇漁父相為莫逆而已。」袁景瀾亦言：「值荷誕日，書船簫鼓，群集於此。今世異時移，遊客皆艤舟虎阜山濱，以應觀荷佳節。」清代虎丘花市興盛，聞名遐邇，蘇州既有以植荷為生者，想必在荷花花期亦會攜荷至虎丘售賣，這勢必導致荷花蕩的觀賞性下降，虎丘花市便取而代之，成為新的賞荷去處。

葑門荷花蕩賞荷之俗，在晚明時期似才堪稱盛景。天啟二年（1622）六月二十四日，張岱偶至蘇州，發現全城男女爭先恐後前往葑門荷花蕩賞荷，這讓他頓時起了湊熱鬧的

園池清賞

在蘇州，賞荷未必非得像張岱那般，擠入人聲喧嚷的荷花蕩。文人雅客慣於將荷引種至自家園中，擇一隅清池，砌石為岸，待夏風一來，便自成一片清涼。如此，便不必爭那水上舟船，只需信步園中，看荷影斜映於石徑，聽風拂過闊葉，便可悠然度盡半日浮生。待到伏案倦了，推開窗，那一抹紅綠恰在眼前，花香若有若無地飄進來，像是特意來慰藉人的。

如今的拙政園，夏日池荷依舊令人眼前一亮。園中之荷並非後人所植，而是自明代建園之初便已在此安身，算得上是拙政園的「土著」。明正德年間，致仕返鄉的王獻臣將大弘寺舊址拓建為自家花園，取名為「拙政園」。彼時文徵明與王獻臣交往甚密，常於園中流連詩畫。嘉靖十二年（1533），文徵明依據拙政園實景繪成《拙政園三十一景圖》，其中「芙蓉隈」「水花池」二景，皆因荷得名，可見彼時荷花已是園中不可或缺的點綴。

芙蓉隈乃園中一處水流彎轉之地，池面不大，卻恰好宜荷。夏日風過，花葉輕搖，疏密有致，彷彿信手點染。水花池則更為開闊，岸邊立一小亭，亭下便是田田荷葉，紅綠疏落，點綴其間。荷花並未鋪滿全池，只在邊角低徊留連，可謂留白。除這兩景之外，「深淨亭」中亦可見得荷蹤。亭子隱於修篁之間，幽篁映水，亭前小塘，對面正對著一叢清荷，花影與竹影交疊，清雅幽靜，自成一方天地。

明人吳寬的東莊，亦是處處栽荷，疏朗有致。吳寬好友沈周曾為東莊繪《東莊圖冊》，其中兩處景致皆有荷花相伴。有趣的是，其中一幅的畫面構圖，竟與文徵明《拙政園三十一景圖》中的「芙蓉隈」有幾分神似——水岸、石階、荷花的疏密分佈，皆若合符契，彷彿出自同一段心事。不知是巧合，還是兩位畫師之間有著某種不為人知的默契。

周敦頤嘗言，蓮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」，這話自然有理，卻也不盡然。若是自家園中所植，遠遠看是清賞，折回案頭，便是近玩——亦無不可。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）五月十八日，沈周便在家中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「荷花燕」：荷花燕者，折荷插銅壺間，花葉交錯止六柄，而清芬溢席。席環列，壺置席之中，四面舉見花，甚可樂客，客亦為之為樂，迨暮始散。客為趙君中美，自淮陽來；韓伯田，自城中來；黃德數，自昆山來。三人皆非速而至者，皆嘉花非固植，風致不減池塘間。燕無絲竹而歡度常情，事出偶然而為難得，當不無紀也，請賦詩以紀之。賦不煩客，恐

心思。無論是雕樑畫舫，還是漁艇小舟，當日皆被租藉一空，即便手持萬錢亦無處可得，只能聚於岸上賞荷。有趣的是，即便張岱幸運地登上了小舟，卻是「一無所見」，只因蕩中大船小舟過多，遮擋了賞荷的視線。數百年後，舒位亦有與張岱相似的感慨：「吳門橋外蕩輕舳，流清清絲泛玉鳧。應是花神避生日，萬人如海一花無。」這些乘舟之人也未必是為賞荷而來，從他們備列簫鼓來看，藉賞荷之名出遊玩樂的可能性更大一些，畢竟此日男女之防已然鬆弛。也有一部分人或許是出於從眾心理，畢竟「荷花宕經歲無人跡，是日，士女以鞋輶不至為恥」。

其實在蘇州歷史上，以荷花聞名之處不止葑門荷花蕩一處。

蓮花除有君子之譽外，亦含聖潔吉祥之寓意。傳說蘇州西華山產千葉蓮，有人服食後竟羽化登仙。

不少學校中亦栽植蓮花，而一莖多花則被視為祥瑞，預兆某人即將高中。明人王世懋也曾提及蘇州府學前的荷花：「蓮花種最多，惟蘇州府學前者，葉如傘蓋，莖長丈許，花大而紅，結房曰百子蓮，此最宜種大池中。」或許正是荷花有此寓意，士人們才會在學校中廣植荷花。

蘇州城外的消夏灣亦是賞荷勝地。消夏灣位於蘇州太湖之畔的西山腳下，三面臨山，中抱一灣，乃天然避暑佳處。

范成大《吳郡誌》記載：「周圍湖水一灣，冰色澄澈，寒光逼人，真可消暑也。」《蘇州府誌》對消夏灣避暑之效描述更為詳盡：「水口闊三里，深九里，煙蘿塞望，水樹涵空，杳若仙鄉，殆非人境。」

荷花風韻，在其婀娜多姿，在其嬌嫩欲滴，在其暗香浮動，亦在其瀾望無際。夜晚泛舟其上，澄月當空，葉影花香，清風若有意奏曲，紅花綠葉便與月光共舞輕盈。因此，來消夏灣賞荷之人往往是「留夢灣中，越宿而歸」。

役其心思，其賦者皆予之昆弟子姓，在悅客。沈周末曾交代瓶中荷的來處，許是園中自植，又或是池邊偶折。但趙中美自淮陽來，韓宿田自城中來，黃德數自昆山來——三人路皆不近，卻願為這六枝荷花，如約而至。席間無絲竹，無歌舞，唯清芬滿室，四人對坐。瓶花固非池中本色，但淺紅深翠，插於銅壺之中，別有風味。眾人談笑風生，直至薄暮方依依散去。

荷花燕散後，沈周原本想作畫留記，卻因故擱置，直到次年才得以完成。他在題跋中寫道：「此詩雖成而圖未既，客各散去，實乙巳夏五十八日也。今年為丙午，適其月日，宿田亦來治予疾，蓋坐夢灶之悲，情悰甚非昨所信樂之難得。」彼時沈周已歷變故，身上染疾，心境已非一年前可比。但他終究提筆落墨，以為「雖偶而有數存焉，一樂一戚，皆自有定。以今之戚而省昨者之樂，不能無感慨也」，這感慨裡有物是人非，也有對舊日荷香的珍重。

晚明範允臨也曾邀請友人賞荷，他於蘇州築天平山莊，仿西湖意境，於山莊前開鑿廣池，引山間清泉匯入，水勢開闊。池上架宛轉橋，橋畔廣植荷花，夏日碧雲紅霞，彌望不絕。他在《栽蓮口號》中自嘲道：「十畝方塘儘是蓮，花開如雪藕如椽。兒童擷取供甘肅，只種荷花不種田。」可見其對荷花的癡迷。每逢盛夏，范允臨常攜妻子徐媛於橋上納涼賞荷，清風徐來，荷香滿袖。他曾寫信邀友人前來同賞，言辭婉轉，寫盡閑雅：日者鑠金流火，五內俱熱，四山作鐵面孔相向，安得北窗涼風哉。但池中茵萏如鋪霞簇錦，晚來香露撲人，攜內子於宛轉橋，令雙鬟六七奏《水雲》之曲，差足解慍耳。足下倘不畏穢穢，能來一領荷香乎？

這信雖寫在夏日，但不知怎的，字裡行間卻透著一股清涼、閒適和安寧，想必范允臨的友人鋪開書信，暑氣便因荷花而消了大半了吧？

蘇州的荷花，從魏晉葑門外的千頃蕩田，到明清拙政園、天平山中的一灣清池，從來不只是風景。它開在花農的蕩田里，也開在文人的畫卷中；被白居易千里攜歸洛陽，也被沈周折入銅壺宴客。年年暑熱逼人之際，總有人為它出城、入園、泛舟、置酒。花謝花開本屬尋常，但在蘇州，這尋常裡卻疊著千年的舊事與閒情，叫人每一次看見，都覺得這夏日沒有虛度。

作者 / 愁予
本版文章摘編自江蘇蘇州「吳文化博物館」微信公眾號